

本園營業廿餘年饌
肴精美有口皆碑現
值新生活運動中蒙
以銀價甚漲本園爲
歡迎顧客特將席價
照原價每桌減少二
元以酬雅意暨以大
洋交易滙兌照市折
合當此秋景良辰正
宜飛觴翫菊本園地
濱荷池花木在望且
座位雅潔並可隨意
配菜諸凡宴客結婚
無不適宜至於招待
週到尤屬餘事也

智育影院
十一月十七日起

北平大觀
自殺合同

大光明

總府街昌福館對門
皮鞋舖內
黃金窩
售

定十二日起特別歡迎
主二樓南土大
杯三角小杯一角

仙三樓建南土大杯
三吊小杯二吊當此
金風漸厲之秋正是

味濃香煙價經濟煙
量增加諸君試臨包

蜀光汽車駕駛
修理專修社招

社址提督中街卅四號備有簡章函索即寄再者凡在各代設

處報名者請速來取
志願書等爲荷

王獅帶集

使購者空勞往返
在三版圖書特歡
閱者兩星期每冊

售大洋一元過期無
折外縣函購郵票
價本報發行部經售

滑稽香艷小說
姨太太外史
全一冊售洋四角

縣郵票代價另加
費五仙
本報發行部經

亞光文化社貨閱
報雜誌小說一回
購部亦不另取貨

一月五角以四十
足款書價爲額社
春照略財政廳對

成都新聞

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星期六)

訂報價目 每月二角五 半年一元三角五 全年八折 外縣加郵費一角五

奇情小説
鬼夫妻
(續)
笑俗

大師得毋戲言者，僧狂笑曰，癡哉，善哉，施主如不信，幸偕夫人出庭前一臨日影可乎，生與女暗誓其妄，姑出庭中，果四顧其影不見，大怪，向詰僧故，僧曰，小僧前遊離恨天宮，蒙宮主賜仙藥一瓶，名曰悟丹，囑余普救癡男怨女爲職志，因出其二與生及女曰，可啖之，當能自悟前身已飲鴆死去，今之幻像，蓋陰魂也，大駭，知僧必異人，因伏地爲述前事，堅求解救，僧笑而鼓掌曰，施主今而後始自明其所以乎，夫陰魂凝結成形，飲食起居，皆若世人無異者，然惜一遇罡風，必遭吹散爲可哀矣，小僧雖具起死回生術，其奈施主肉體已物化數年何，生與女益懼固求，僧沉思再四曰，念爾倆癡情可憫，無已，吾師如來曾授我以金丹濟世，金丹有九牛二虎之力，有回天不老之功，

合興小



城隍爺娶太婆太太
第四幕 娶妾

病綴學，靜養家居，後因應其同學鄭志美女士之約，始負笈赴京，重碰學識，殊留滯難句，鄭君仍無陰影，淑仙求學不果，重復買楫返里，途次連山，禍變以起，此大好有爲之女

青年，竟沉冤莫白，慘死於惡勢力之下矣，先是連山鎮，有某某之弟，與某某者，家素殷實，豪霸一方，因見淑仙隻身一人，於是率其兄弟，借口清查，估入淑仙寢室，威迫而侮辱之。

小舞台紅告

偉大哀怨傑作

陳淑仙 驚夢

小個子君明日導演

左事兒今日本報

紅留客
草襲君

史集續
(226)

情哀
小說

第二章

「不能在這幾分鐘內答覆金小姐意下怎樣。金小姐東西，未必能翻然覺悟到你們的頭上。你的腳步踏跟，已牽到房門去。自見她奮門而去。自可是他的對實已經將個的指使。這時候的督辦的面前。的性命。此時正漆。」

實身後。一
辦站着。錢
微斜着。且
絲絨椅套的
除了牠們四
婢。都給創

不成給自己所害。神
悲哭的聲音。越大
王伯年在中痛哭。
隔房。找出陳達夫來
緊張。好小

隨齋隨記(續)

我常常，要死，就
得死個痛快，但，現在
一般爲了失職失業而自
殺的人，是不足齒的！

之大，足可嚇煞人。鄉
下土老兒，搖着頭，嘆
着氣，冷笑道：這是報
紙上造的謠言，我聽不
信，即是有之，大概總
是紙洋錢吧！

大批的白銀出口，數目

會爲魏太太記着的。魏太太之苦，正是魏太太之幸」。

她給我這一番話一說，她點首道：『也是，不過現在太倒霉了。』最後我要求她給我一張相片，她說：『以前印的相片，已經分完了，大公報把我攝的相片，完全不像，待我好好的攝了一張，再寄來給你。』最後叫我留一個地址給她，我也就告辭而別。

（未完）

士表示慰勞
廣州十五日電粵建廳
省營西村梭打廠工程
完竣機器亦妥安不日
可開工出貨云云
南京十五日電行政院
以史量才被匪狙擊斃
故有此報，前乃大痛，
亟請命於某姓，將杜家
歸養之，一面趕將銅
錢十五千，付還某姓，
未數日，杜家遂斃，聞
者莫不稱異，是可爲今
之騙債者勸也，故誌之

△雙猪

順洪王



本報特約健爲通信
縣屬西壩場，有閩家
名，曰楊洪順，生時曾
派家錢十五千文，以
爲故，未還幾錢，其子

博士信箱

（閱）我有兩個理想
中的情人：一個是大胖
子，一個是大鼻子。大
鼻子和講可親，大胖子

繼父業。數年以來，境漸豐，某姓雖有宿望，未計及也，一日某姓家產生三家，其一爲子，因招楊子閣之，子見此壯家之腹都

活潑可愛，請問洪順哥，這是拋了大胖子呢？還是丟大鼻子？

(郭錦夫)

(答)大胖子多煖夏

姊妹花

你說道話。分明是不能應許我的請求。不能赦免我姐姐的罪名。現在我還有一個辦法。這可無論如何。要求大帥允許。

我不能再累你。

尚未說完。趙二兄。搬得高高的。受了趙大媽。筆直直的跪在錢大媽爲着女兒。錢督辦見劍英了。由不得心裏暗暗有些變動。強笑着。

劍英雙手一翻。打斷了錢督辦的鬚頭。回身扶起大寶。讓他和趙大媽一塊站定。然後回臉。向錢督辦提起第二種要求。

錢督辦見劍英了。由不得心裏暗暗有些變動。強笑着。

戰兢兢的站在二
却是斜對着督
辦可是手腳雪茄
。坐在一張套着
藥椅上。屋子裡
外。其餘的使
道。劍英向他道。這個辦
法。可無論如何。要你開恩。
因為我姐姐家中還有丈夫。丈
夫是病得要死。有孩子。孩子
是真人撫養。更有位這麼大年
紀多病的老母。也是全賴他

一瓶搬過了。四上。情形彷彿就軍法處長衙門裏。表面上是十分子裡。却是非常不可別再說了。

她孝順侍奉。一家四口人的性命。簡直全靠在他一人身上。他又真有一個錢不可以兩人家看顧。她要一有岔兒。這一家四條性命就只有活活斷送。

(未完)

長發和號

專售
口磨
五香
每斤
八角
二角
外埠加郵費

小舞台
本日晚間七點開演
每位票價二角
包廂五角

眼病福音

九龍內消
專治男女內外痔瘡
不論新舊一服即愈
每瓶大洋五角

風流小生
本報所編劇本
每本大洋一元
分十幕幕次如左

緊要啟事
逕啟者本號前在
上海南京路開設
因故遷往本埠
現已開張營業
特此聲明

六安老藥師
專治內外各症
地址：本埠
電話：二二二

愛國歷史 玉獅帶

長篇小說 第六十六回 神童子夜盜五寶帶 大力將酣戰閻羅峽

蕭雲想向未了，猛見左邊，火難離沖來一彪人馬，為首一員大將，頭戴七色旋螺盔，赤金抹額，迎門高聲喝：「一朵大絨花，高挑雄尾，倒垂孤裘，身披烏油鐵葉鎧，左懸弓，右掛劍，肩頭斜圍花綉袍，下繫魚鱗腿褲，虎皮戰靴，背插四桿玄武旗，跨騎一匹千里嘶風馬，面若紅棗，虎眉環眼，豹背燕頤，一手挽着絲絛，一手倒曳着一支虎頭鎗，這將背後，單着兩桿大紅飛虎旗，上面大書南海鄭天王巡島御營都統制程，後面刀槍密佈，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晝一般，蕭雲看着，心裏暗自盤算：默念道：那鄭鼎正名不虛傳，竟而防預得如此嚴密，我又如何下手？蕭雲正自尋思，猛聽那將，高聲向關上喝道：「你等可看見一個黑影飛來不曾？那些守關兒郎，都道不曾看見，那將道：這才怪道，方才分明看見個黑影向這裏飛來，怎會不見？真吃驚雲那娃娃混入宮裏去了，被天王知道，不是要我的，降下罪來，可沒人承辦，你們仔細在左右搜搜，看可有形跡可疑的人，混入關中，關上兒郎，齊聲答應，蕭雲聽說，不由猛吃一驚，暗道：不好，若還被他搜出，豈不誤了大事，欲得逃出，又恐被那將看見，弄巧反拙，追悔無及，蕭雲心裏，正在着急，耳邊廂聽得那將聲已近，一步步直望着蕭雲伏着的地方走來，蕭雲此時，好生急殺，只好拔出化鐵刀來，準備迎敵，那幾個巡邏軍士，漸走漸近，蕭雲睜着眼睛，瞧着下面，不敢稍瞬，軍士內中，一個却道：這真是活見鬼，甚麼黑影白影，死死地將人從後窩裏拖起來，這樣冷得要命的天氣，咄，我這兩隻眼睛，黑夜裡也瞧得清清楚楚，都未曾瞧見甚麼黑影，是誰造這謠言，讓我們弟兄吃苦，一個又道：這真是從何說起，今天那蕭雲娃娃七連關，不是踏着風火輪子麼，若是他要來探王宮時，我們怕將他看不見，他那又有風，又有火的輪子，內中一個破嗓子，

玉獅帶預約
定本月底截止

本書三集印至最後金殿大封官止，都一百回三十餘萬言，仍大字用粉，白厚紙精印，每集定價二元，預約減半，定本月底截止，定下月底出書，愛閱本書者，請速來訂書，額無多，滿數即止，回目錄披露

第四十六回
雪妻仇榮華寶解
探毒龍瑞珠刺虎

大明廿七俠

第五十二回 義僕忠魂偏遭嫉妬 文士避雨巧遇強梁

蕭雲如玉好好看視兄弟，教他手藝，不要再跟他處學徒了，自如玉叩頭站起，方要動脚，龍公又道：白如玉，你兄弟方要動脚，可會備拜師父的錢麼？白如玉答道：有的，當時寫有字據，說明三年學徒，滿師後幫做一年，然後方許自由，從師父錢共是二十文，龍公點頭，命樊施仁回去，將字據以及春盤銷燬，並將白如玉的學藝錢，完全還他，不許短少，白如玉說：本府本應重謝，姑念無知，從寬發落，去罷，樊施仁叩頭謝了大人，好容易掙扎爬起，白如玉也叩頭起身，退下台階，二人出衙而去，龍公另理別案，方要退堂，忽然衙門上走進來個

幸有俠士相救，得以將這兩人捉住，晚生特請這兩位保正的夥計，將兩人解押到公祖大人台前，請大人發落，龍公聞言，向那兩個強徒一看，只見面容猙獰，滿臉青筋，手足似均受傷，便喝問二人姓名，二人同着保釋，一齊跪下，二人叩頭道：小人名喚白仁白義，乃是弟兄兩個，向以推車度日，不敢為非，王廟看開大衆說的，

王博本

第八回 接進繡房均掛髮髻 長吻咬掉髮子
老南道：我們試過了再來說，不然太不揣冒昧，竟謂素無人不，雖知有我老南在此，叫你不信，我老南手勝，很命的拖住說道：五姐，你快放手，我不過是這宗試驗，老南道：說道：愛情不是這宗試驗，又是怎樣試驗呢？你說嘛，說着，才把手放了，不王洪順見她把手放了，不禁抽了一口涼氣，措着頭上的汗，向汪三新說道：却聽地叫道：喝，那是甚麼，衆人都抬起頭來，瞧着蕭雲，蕭雲大聲：將要撲身下去，却又聽得個軍士哈哈的道：那是甚麼，分明是個鴉兒，在那裏尋食呢，走，巡一轉回來，還是去睡他娘的覺，幾個軍士，說說笑笑，繞道去了，蕭雲方長長的嘆了口冷氣，肚裡說道：好險，好險，方才又蛇行驚伏的，繞進宮去，宮裏，便完全是些蠻卒會將，戰戰兢兢的，蕭雲聽他真不真，但見一個個，俱是頂盔貫甲，荷戈勢的漢子，只在火球光芒裏似模似樣，穿來穿去而已，此時鄭鼎，獨據在大殿寶座上，左倚弓右握劍，雄視高瞻，座上陳列着無數珍饈，絲竹雜奏，不盡妙舞曼歌，那五寶帶子，却端端正正的繫在他腰間，大殿左角，虎威威站着員大將，手裡握着黑虎臥爪鎗，正是那御先鋒金剛豹，大殿右角，虎皮交椅上，坐着員員將，宛若半截鐵塔相似，正是那官封紅袍大力士的刺刺都堆羅，樹後盤着，抬着他那桿粗如石柱的擡海通天斧，蕭雲只是在那房上左右巡梭，不敢下去嘗試，轉瞬間，雞啼遍，天已將曙，蕭雲嘆了口氣，真精打采的，復回使館，回到館中，却見蕭芳已經醒來，見他回來，却笑嘻嘻的道：如何，爺爺說的話，你總不信，果不出我所料，你白跑了一夜，蕭雲搖搖頭道：爺爺休慌，昨夜才一夜工夫，不出三日，我必將那五寶帶子，交與爺爺，蕭芳只是冷笑，少時天已大亮，蕭雲盥洗齊整，蕭雲略進了些飲食，便去閉目養神，蕭芳自端整衣服，來見鄭鼎，鄭鼎一見蕭芳來到，便哈哈大笑道：昨夜却勞蕭雲寶賢，空勞頓了一宵，對不住對不住，蕭芳也大笑道：那娃七初出世的，牛兒不怕虎，竟不知天有高地又好厚，妄自與寶賢賭，老拙不是念着大子半生勞頓，只此一根苗兒，早幾耳光，將他括下島去，鄭鼎大笑道：蕭雲本領確也不弱，單就他那膽量來說，我輩中也就少有呢，蕭芳道：寶賢何故誇他，鄭鼎即命擺宴，又問蕭芳：怎地不見蕭雲來到，蕭芳歛容笑道：想是那娃七羞着了，不便來得，鄭鼎笑道：自己叔姪家何須如此，便命人往請，延上蕭芳又要求鄭鼎借寶，鄭鼎只是不允，蕭芳見夜幾可入，只得整着眉頭，告辭回館，蕭雲正睡得酣熟，蕭芳看着忍不住長吁短嘆，轉瞬間，又已入夜，

(未完)